春天的江潮水势浩荡，与大海连成一片，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，好像与潮水一起涌出来。

月光照耀着春江，随着波浪闪耀千万里，所有地方的春江都有明亮的月光。

江水曲曲折折地绕着花草丛生的原野流淌，月光照射着开遍鲜花的树林好像细密的雪珠在闪烁。

月色如霜，所以霜飞无从觉察。洲上的白沙和月色融合在一起，看不分明。

江水、天空成一色，没有一点微小灰尘，明亮的天空中只有一轮孤月高悬空中。

江边上什么人最初看见月亮，江上的月亮哪一年最初照耀着人？

人生一代代地无穷无尽，只有江上的月亮一年年地总是相像。

不知江上的月亮等待着什么人，只见长江不断地一直运输着流水。

游子像一片白云缓缓地离去，只剩下思妇站在离别的青枫浦不胜忧愁。

哪家的游子今晚坐着小船在漂流？什么地方有人在明月照耀的楼上相思？

可怜楼上不停移动的月光，应该照耀着离人的梳妆台。

月光照进思妇的门帘，卷不走，照在她的捣衣砧上，拂不掉。

这时互相望着月亮可是互相听不到声音，我希望随着月光流去照耀着您。

鸿雁不停地飞翔，而不能飞出无边的月光；月照江面，鱼龙在水中跳跃，激起阵阵波纹。

（此二句写月光之清澈无边，也暗含鱼雁不能传信之意。）

昨天夜里梦见花落闲潭，可惜的是春天过了一半自己还不能回家。

江水带着春光将要流尽，水潭上的月亮又要西落。

斜月慢慢下沉，藏在海雾里，碣石与潇湘的离人距离无限遥远。

不知有几人能趁着月光回家，唯有那西落的月亮摇荡着离情，洒满了江边的树林。

全诗由情入景，最后以景结情。其中“春”“江”“花”“月”“夜”运用了“发生法”使其出现，又用“消归法”使其消失。月光是一条贯穿性的线索，有它将哲理性思索，将思妇，游子紧紧联系起来，形成了一个情，景，理有机统一的完整境界。在这个境界中，情是升华了的情，景是奇妙的景，理是深邃的理。在开篇诗人用神来之笔给人描绘了一幅奇丽的图画后，（全诗以月、水为经纬，以春为质地，以花为图案，以夜为底色，织就了一幅光彩斑斓的春江月照图。）转入了对永恒宇宙和有限人生的探索。

　　1、诗人在空灵而神秘的景象中，想到了永恒的明月和代代的人生。在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”的追问中，展示了深沉的宇宙意识，表现了对有限，无限，顷刻，永恒的这些奥秘的兴趣。同时在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”的述说中，又表现了对人生的执着和赞美。诗人在有限，无限，顷刻，永恒的相遇中得到了满意的回答。

　　2、诗人把对人生意义的满足引向了男女相思相恋的情爱上。诗中“白云”“清风浦”分别象征行踪不定的男子和男女分别的所在。诗文以深情的笔触赞颂了纯洁的经过升华的男女情爱，创造了神秘，美妙，动人的情，景，理的有机融合境界。

　　这是一首优美的长篇抒情诗，被闻一多先生誉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全诗三十六句，四句一换韵，结构精妙严谨而又自然天成，韵律圆美流转而又富于变化，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。尽管作者留诗只有二首，但仅凭这首就“孤篇横绝，竟为大家”。

朦胧的月光，如清溪之流水。如薄薄之纤纱，笼住静静的春江、春花、春夜。还有在月楼上盼君归来的多情思妇。迷蒙的情怀，隐约的物象。情景交融，景中流情，情中寓景，浑然一体不可拆分。这一切皆如柔柔的小夜曲，浮于春江之上，如雅雅荷香飘于流水之间。含蓄婉转而不拘泥；轻润细腻如思妇之心，心欲静而思不止。富于清幽恬雅，隽永和谐的意境。

　　全诗以月光为神魂。月色赋予春夜灵气，使所有的意象，物象，情态连为一体。成为诗中诗，画中画，顶峰上的顶峰，流传至今的千古绝唱。

　　月光与江潮同升，江潮浩瀚，月色恬谧。月光浮于春江之上，滟滟粼粼，闪耀不已，如思妇跳动的心。孤月皎皎悬空，流光似飞霜，心底积蓄了一丝凉意，思更甚，愁更浓，一声叹息，一抹惆怅。人生苦短，却代代无穷；江月永恒却，年年重复。君呀！胡不归?如白云远去的游子哟！可曾知妇在月楼上徘徊。桃花依旧，可人面在何处？

　　春江中孤月下，帆影漂泊，江边闺楼中思妇凭阑瘦。鸳鸯成纹已作枕，泪湿烛边春衫袖。月光入帘，卷不开，拂不去。浓浓相思难以排遣，挥之不去，拂之不竭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

　　春光随水渐东去。君之归途呀！茫茫千万里。盼眼望断流云，君，胡不归？“不知乘月几人回”，君呀！乘月归来吧！妇已望尽天涯路。残月、冷辉满江树；江风移，枝依依，堤上影离离。银河浩瀚，牛郎织女能相望，可我与你相隔千里，飞鸿难连。看此情，此境怎能不教人流泪。

　　本诗没有露骨的相思之句，未著粉黛，自有腴恣，月光神魂统领幽思。缠绵蕴藉，一意萦纡，调法多变，可谓神来之笔。

　　月下流着憧憬与悲伤，一种少年初识愁滋味的憧憬与悲伤，“独上高楼，楼上有人愁”而非为赋新词强愁。

　　尽管忧思通篇，但全诗仍旧轻盈如山涧之流水；虽有叹息，但总淡淡如江边之月色。意境漠漠如花林薄霭，隐现轮廓尽是朦胧之美。哀而不伤，更有无声胜有声之功效。半遮半掩，轻云蔽日，蕴味无穷，给人想象的空间，给读者心灵驰骋的天地。然后方知，饰娇容，看影碎，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。

　　江月澹无情，落落不想人，花意亦孤行，水光为之吸。

　　被闻一多先生誉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（《宫体诗的自赎》）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。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，也因这一首诗，“孤篇横绝，竟为大家”。

　　诗篇题目就令人心驰神往。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，这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，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。

　　诗人入手擒题，一开篇便就题生发，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：江潮连海，月共潮生。这里的“海”是虚指。江潮浩瀚无垠，仿佛和大海连在一起，气势宏伟。这时一轮明月随潮涌生，景象壮观。一个“生”字，就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以活泼泼的生命。月光闪耀千万里之遥，哪一处春江不在明月朗照之中！江水曲曲弯弯地绕过花草遍生的春之原野，月色泻在花树上，象撒上了一层洁白的雪。诗人真可谓是丹青妙手，轻轻挥洒一笔，便点染出春江月夜中的奇异之“花”。同时，又巧妙地缴足了“春江花月夜”的题面。诗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：月光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，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辉色。因而“流霜不觉飞”，“白沙看不见”，浑然只有皎洁明亮的月光存在。细腻的笔触，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，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幽美恬静。这八句，由大到小，由远及近，笔墨逐渐凝聚在一轮孤月上了。

　　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，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，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遐思冥想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诗人神思飞跃，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，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。这种探索，古人也已有之，如曹植《送应氏》：“天地无终极，人命若朝霜”，阮籍《咏怀》：“人生若尘露，天道邈悠悠”等等，但诗的主题多半是感慨宇宙永恒，人生短暂。张若虚在此处却别开生面，他的思想没有陷入前人窠臼，而是翻出了新意：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，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，因之“代代无穷已”的人生就和“年年只相似”的明月得以共存。这是诗人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的一种欣慰。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，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，而是缘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爱。全诗的基调是“哀而不伤”，使我们得以聆听到初盛唐时代之音的回响。

　　“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”，这是紧承上一句的“只相似”而来的。人生代代相继，江月年年如此。一轮孤月徘徊中天，象是等待着什么人似的，却又永远不能如愿。月光下，只有大江急流，奔腾远去。随着江水的流动，诗篇遂生波澜，将诗情推向更深远的境界。江月有恨，流水无情，诗人自然地把笔触由上半篇的大自然景色转到了人生图象，引出下半篇男女相思的离愁别恨。

　　“白云”四句总写在春江花月夜中思妇与游子的两地思念之情。“白云”、“青枫浦”托物寓情。白云飘忽，象征“扁舟子”的行踪不定。“青枫浦”为地名，但“枫”“浦”在诗中又常用为感别的景物、处所。“谁家”“何处”二句互文见义，正因不止一家、一处有离愁别恨，诗人才提出这样的设问，一种相思，牵出两地离愁，一往一复，诗情荡漾，曲折有致。

以下“可怜”八句承“何处”句，写思妇对离人的怀念。然而诗人不直说思妇的悲和泪，而是用“月”来烘托她的怀念之情，悲泪自出。诗篇把“月”拟人化，“徘徊”二字极其传神：一是浮云游动，故光影明灭不定；二是月光怀着对思妇的怜悯之情，在楼上徘徊不忍去。它要和思妇作伴，为她解愁，因而把柔和的清辉洒在妆镜台上、玉户帘上、捣衣砧上。岂料思妇触景生情，反而思念尤甚。她想赶走这恼人的月色，可是月色“卷不去”，“拂还来”，真诚地依恋着她。这里“卷”和“拂”两个痴情的动作，生动地表现出思妇内心的愁怅和迷惘。月光引起的情思在深深地搅扰着她，此时此刻，月色不也照着远方的爱人吗？共望月光而无法相知，只好依托明月遥寄相思之情。

　　最后八句写游子，诗人用落花、流水、残月来烘托他的思归之情。“扁舟子”连做梦也念念归家——花落幽潭，春光将老，人还远隔天涯，情何以堪！江水流春，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，也是游子的青春、幸福和憧憬。江潭落月，更衬托出他凄苦的寞寞之情。沉沉的海雾隐遮了落月；碣石、潇湘，天各一方，道路是多么遥远。“沉沉”二字加重地渲染了他的孤寂；“无限路”也就无限地加深了他的乡思。他思忖：在这美好的春江花月之夜，不知有几人能乘月归回自己的家乡！他那无着无落的离情，伴着残月之光，洒满在江边的树林之上……

　　“落月摇情满江树”，这结句的“摇情”——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，将月光之情，游子之情，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，洒落在江树上，也洒落在读者心上，情韵袅袅，摇曳生姿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　　《春江花月夜》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模山范水的景物诗，“羡宇宙之无穷，哀吾生之须臾”的哲理诗，抒儿女别情离绪的爱情诗。诗人将这些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，注入了新的含义，融诗情、画意、哲理为一体，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，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，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，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，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、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，从而汇成一种情、景、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。诗人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特意隐藏在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，整首诗篇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茫的月色里，吸引着读者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。

　　全诗紧扣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的背景来写，而又以月为主体。“月”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，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，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生命纽带，通贯上下，触处生神，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。月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升起——高悬——西斜——落下的过程。在月的照耀下，江水、沙滩、天空、原野、枫树、花林、飞霜、白沙、扁舟、高楼、镜台、砧石、长飞的鸿雁、潜跃的鱼龙，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，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，展现出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。这幅画卷在色调上是以淡寓浓，虽用水墨勾勒点染，但“墨分五彩”，从黑白相辅、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，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，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。

　　诗的韵律节奏也饶有特色。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感情旋律极其悲慨激荡，但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，也不是急管繁弦，而是象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，含蕴，隽永。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、深沉，看来却是自然的、平和的，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，有节奏，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。全诗共三十六句，四句一换韵，共换九韵。又平声庚韵起首，中间为仄声霰韵、平声真韵、仄声纸韵、平声尤韵、灰韵、文韵、麻韵，最后以仄声遇韵结束。诗人把阳辙韵与阴辙韵交互杂沓，高低音相间，依次为洪亮级（庚、霰、真）——细微极（纸）——柔和级（尤、灰）——洪亮级（文、麻）——细微级（遇）。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，平仄的交错运用，一唱三叹，前呼后应，既回环反复，又层出不穷，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。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，又是切合着诗情的起伏，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，宛转谐美。

　　江月照千古 孤篇盖全唐——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赏析（作者：都市隐侠）

　　《全唐诗》中存诗仅两首的张若虚，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实在毫不起眼，然而真正爱国学、爱唐诗宋词的人，想必都知道张若虚及其著名诗篇《春江花月夜》

　　据说《春江花月夜》这个题目，始创于那个“全无心肝”的陈后主陈叔宝。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，却因诗已失传，无从知晓。荒淫无道的隋炀帝杨广倒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两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不过只五言四句，短浅空洞。陈叔宝还写过一首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常被后人在文论中与《春江花月夜》并提，诗也还留存于世，虽是七言，却仅六句，况且肉麻得紧，与隋炀帝如出一辙，都是臭名昭著的宫体诗。

　　宫体诗以宫廷为中心，以艳情为内容，描红点翠，堆香砌玉，浮华荒谬，空虚无聊；从梁陈到隋唐，百余年间，主宰文坛，造成诗国的黑暗，遗下无数罪孽。南朝士族生活优裕，偷安成习，以能作五言诗作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，如果不会作诗就会被人鄙视、不能参加社会活动，诗歌完全成了荒淫腐朽生活的点缀，建安气质、魏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。唐前期的诗歌创作沿袭了南朝文风，诗人们“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家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”就是大唐开国创业英主李世民也不能免俗，表现不出象宋太祖赵匡胤《日出》诗那种“未离海底千山黑，才到中天万国明”的气魄。李世民对诗人张昌龄的文澡很赏识，但张昌龄等应进士科不第，李世民问原因，考官说他们文风浮靡，不是好材料，李世民也就默认了。

　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和骆宾王同时入霸诗坛，称为初唐四杰。四杰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中起到了开拓作用。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对四人却十分轻视，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，首先靠器识，其次才是文艺。王勃虽有文才，浮澡浅露，不象享受爵禄的材料。杨炯大概可以做个知县，其余人能得好死就算不错了。这些评说足见新诗的发展道路艰难。对打破宫体诗的束缚、铺平新诗发展之路，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，[杜甫](http://www.xigutang.com/tangshi/dufu/)评四杰诗说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这个评价既是对当时诗坛基本态度的客观反映，也是对四杰诗的确评。

　　在六朝浮华文风笼罩下，宋之问、阎朝隐等宫廷幸臣成了诗坛上一伙把头式人物。卢照邻和骆宾王始终在齐梁余风里打转，王勃和杨炯又一个早死、一个远宦，因此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大。成就最高的王勃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之类的好诗句，而几乎没有令人振奋的好的诗篇，更不要说为盛唐诗人提供典范。把大唐引进诗歌朝代的，也许正是张若虚与他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